



1793 年 10 月 31 日走向刑場的 21 位吉倫特黨人



1793 年 11 月 8 日斷頭台上的羅蘭夫人

【親吻世界】從普羅旺斯到孟德斯鳩故居 (續)

尋找孟德斯鳩 – 從《論法的精神》到晚清名士獄

作者:周勵



作者:周勵 美籍華人作家,1985 年赴紐約州立大學自費研讀 MBA,1987 年經商。1992 年發表自傳體小說《曼哈頓的中國女人》,發行 160 萬冊,獲“十月”文學獎。2006 年出版《曼哈頓情商》,2020 年出版《親吻世界—曼哈頓手記》,再度引發熱潮。

追溯恐怖時期的羅伯斯庇爾上台後,吉倫特派遭到全城搜捕,有的被投入監獄,折磨至死,有的逃到郊野,自殺身亡。才華橫溢、風情萬種的羅蘭夫人也就只剩下上斷頭台一條路了。有人分析,她後來之所以與激進的雅各賓派決裂,主要是厭惡他們“粗糲冷漠的靈魂”。

雅各賓黨人搖身變成對異己進行嗜血殺戮的劊子手,吉倫特派雖然在力量上佔據優勢,原本有機會結束革命亂象,但他們卻因“善良”和軟弱而不願意痛下殺手,結果反被羅伯斯庇爾吞噬!吉倫特派在斷頭台前的英勇表現,為自己在政治上的軟弱挽回了顏面。而羅蘭夫人,這個被稱作“吉倫特派的靈魂”的女人,雖然追隨精神導師盧梭,然終其一生,卻沒得到自由。

1794 年雅各賓派垮台,那些幸免于難的吉倫特派回到國民公會,並恢復了名譽。100 年後的 1894 年,波爾多豎起了宏偉精美的吉倫特派紀念碑。整個紀念碑是一座蕩氣回腸,非常震撼的藝術品。噴泉中流蕩的水象徵着吉倫特派 22 人的鮮血,帶給世人的警世箴言還是羅蘭夫人在斷頭台上的那句話:“自由,有多少罪惡假以汝名而行!”

從普羅旺斯到“小巴黎”波爾多 Bordeaux,我和美國團友們來到波爾多郊外葡萄酒莊園,聆聽女主人細述釀酒過程。這裡幾乎每家都是一個葡萄酒製作坊。13 歲的托馬斯熱情協助母親接待我們,大半個法國喝下來,團友們已親如一家。這美少年臉龐輪廓像極了年輕時的美男子拿破崙!我發現深褐色眼睛深褐色頭髮,映襯白里透紅的細膩皮膚,正是法國人體美學的粹粹“特色”!

當我告別波爾多廣場的團友,終於“冲到”拉布雷德古堡孟德斯鳩故居時,我多么激動快樂。1748 年從這裡飛出的“三權分立說”猶如

一聲驚雷,對於 1787 年的《美國憲法》、1791 年 -1795 年的《法國憲法》和 1792 年的《普魯士法典》的制定產生了重大的影響!

1787 年美國憲法把國家權力分為由國會、最高法院與總統分別掌管的立法、司法和行政之“三權分立”政體,乃是踐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之學說。在《美國憲法》頒佈六年之後,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及皇后瑪麗·安東奈特被革命浪潮推上斷頭台……徜徉在孟德斯鳩故居安靜的書房,猶如聽見華盛頓、拿破崙、羅蘭夫人那振聾發聵的歷史回聲。

三權分立理論對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、謝林、黑格爾也產生過影響。至今仍然是民主政治的立論根基。《論法的精神》在全世界受到的歡迎程度,大致與 274 年前該書問世時一樣!如今,全世界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學者嘴里講得最多的,不是馬克思恩格斯,而是比他們早了近 130 年的孟德斯鳩!

喜歡閱讀的人是幸福的,同時喜歡閱讀與行走的人更幸福。令人興奮的是,孟德斯鳩不光講高深理論,他那生動的筆觸總是圍繞着事實展開。而且,許多事實恰恰發生在近三百年之前的中國!

(三)至今仍然振聾發聵——孟德斯鳩看中國,憶兩位清朝名士

在法瑞邊境費爾奈伏爾泰古色古香的書房里,我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美國朋友討論伏爾泰、孟德斯鳩以及托克維爾對古代中國截然不同的評價。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寫道,“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清朝政府,在一些啟蒙哲學家(伏爾泰)看來竟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範,未免荒謬”(托克維爾: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)。

那時的歐洲,囿于馬可·波羅的遊記以及明末清初歐洲傳教士的見聞,對中國“樂土”的議論遠不切實際,遑論十八世紀歐洲宮廷以熱衷張揚中國王朝與古典文化為時尚,從凡爾賽到楓丹白露直至維也納的香布倫宮殿,到處都有極盡奢華琳琅滿目的中國屋。伏爾泰更是熱情地給中國王朝封了多頂桂冠:“他們帝國的政體實際上是最好的,是世界上唯一的如果離任時不能贏得他百姓的稱讚,就要受懲罰的國家”,偉人也有局限啊!我和美國朋友都更喜歡孟德斯鳩對中國的評論。

孟德斯鳩認為: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。他在《論法的精神》中還有多處涉及中國。孟德

斯鳩認為“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品德,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,而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。”這裡的恐怖是指“國家恐怖”。

博聞強記的孟德斯鳩認為,十八世紀時的“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,它的原則是恐怖。”“在專制政體之下,君主用恐怖去壓制人們的一切勇氣,去窒息一切變革的雄心。”“任何人對皇帝不敬就要處死刑。”(見《論法的精神》嚴復譯 第 129 頁)。2019 年是孟德斯鳩誕生 330 周年,也恰巧是法國大革命爆發 230 周年!我在費爾奈莊園(2019)拉布雷德城堡(2015)重溫伏爾泰、孟德斯鳩對中國體制的研究評論,猶如餘音繞梁,醍醐灌頂!

伏爾泰頌大清帝國其小部分内容雖可成爲啟蒙運動的利劍,但因為視角缺失造成的史學遺憾至今仍顯而易見。這也是我 2015 年探訪法國南部孟德斯鳩故居的感慨!

孟德斯鳩是第一個將中國劃入“專制政體”的西方思想家,他一針見血地總結中國專制政治制度的細節特點,強烈地影響了西方對中國的印象,被認為是“從否定方面將中國列入一種世界模式的第一人”。儘管當時受到不少人的反對與質疑,但 18 世紀乃是西方中國觀發生根本變化,即從以“頌華”(sinophilie)佔優勢

為以“貶華”(sinophobia)為主的世紀。

當時的法國作家大多將遙遠的中國描繪成樂土,獨有孟德斯鳩《論法的精神》多對中華帝國專制有犀利批判,而這些論點的形成,與孟德斯鳩在巴黎結識的中國傳教士、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驅者黃嘉略(1679 年—1716 年)有很大關係,與黃嘉略的交往豐富了《波斯人信札》和《論法的精神》關於中國的內容。

孟德斯鳩在我腳下的拉布雷德城堡書房撰寫的名著《論法的精神》共三十一章,其中二十一章都談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和法律。孟德斯鳩在書中引用了一位中國官員的原話:

“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員都是壞蛋,全該殺掉,但殺了我們沒有用,下一任仍會和我們一樣壞,中國只有靠壞蛋才能治理得了。”

孟德斯鳩認為:“中國是一個以畏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”。

孟德斯鳩生平的同時期,正是大清的康熙乾“盛世”。倘若這三位中國的“明君”聽到了

孟德斯鳩的理論,估計會毫不留情地把他拉黑,甚至打國際誹謗官司。

孟德斯鳩認為,大清是個地道的專制國家,且毫無改變之心:“人們曾想使法律與專制並行,但任何東西和專制聯繫起來,便失掉了力量。大清的專制在禍患無窮的壓力之下,雖然曾願意給自己帶上鎖鏈,但事實上,它用鎖鏈武裝了自己,變得更為兇暴。”(摘自《論法的精神》)

什么叫專制國家?孟德斯鳩將政體分為三類:共和、君主、專制,“在共和政體,人民整體或部分擁有主權;在君主政體,只有一個人統治,但依據確定的法律;在專制政體,一個人根據自己的意志統治一切,既沒有法律,也沒有規則!”

孟德斯鳩的理論提出不久,就受到來自東方的挑戰。很多來華的傳教士把大清夸成了花,並認為其治國原則融恐懼、榮寵和美德為一體。一切似乎很完美!

但孟德斯鳩斷然否定。他認為大清根本不具有美德和榮寵,只有“一以貫之的暴政”和“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人性摧殘”,傳教士們是為表面秩序所蒙蔽,實際上,大清完全是以恐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!

“中國的立法者們所做的尚不止此——所謂的儒家禮教,用以約束和統治人民。”

孟德斯鳩身處法國,卻對中國的政治和法律瞭如指掌!在我們的封建社會,皇帝是至高無上的,法律只是形式,官員大多是腐敗的,禮教與儒家教育是為了麻痹人民維係其封建統治。孟德斯鳩以錐子般的眼光掃視中國的歷史,評述與鞭撻都入木三分!

還有講到中國老百姓的:“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,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——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。而每個商人有三種秤,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,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,一種是準確的秤。”

“中國的立法者們有兩個目的。他們要老百姓服從安靜,又要老百姓勤勞刻苦。在中國,欺騙是準許的。”(參見孟德斯鳩《北方旅行記》,第 8 卷,363 頁)

那么,向孟德斯鳩講這些中國故事的是誰呢?他又是怎樣會認識孟德斯鳩的呢?孟德斯鳩故居熱情的女講解員向我提到了他的名字,也是孟德斯鳩一生中有記錄的唯一認識的中國人:黃嘉略!

黃嘉略,福建莆田人,曾用拉丁文編寫了第一部《漢語語法》書籍並編纂《漢語字典》他曾擔任過路易十四的漢語翻譯。史海鉤沉,我對黃嘉略產生了極大的興趣!

1679 年,黃嘉略生於福建省莆田縣一個殷實的富戶家庭,父母都是天主教徒,在他出生不足半月,便受到洗禮,成為一名天主教教徒。他的父親與西洋傳教士何大化往來密切,讓他從小跟隨何大化學習拉丁文。

7 歲時,黃父病逝,黃嘉略被法國傳教士李裴理收為義子。3 年後,轉隨法國傳教士梁弘



羅蘭夫人肖像



作者周勵在法國先賢祠



作者周勵與波爾多吉倫特派紀念碑